

李苏鸣 著

军事语言研究

Military Language Research

人民武警出版社

军事语言研究

李苏鸣 著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6·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语言研究 / 李苏鸣著. —北京: 人民武警出版社, 2006.08

ISBN 7-80176-179-0

I. 军... II. 李... III. 军事科学: 社会语言学 - 研究

IV. E0-0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99755 号

书名: 军事语言研究

作者: 李苏鸣

出版发行: 人民武警出版社

社址: (100089) 北京市西三环北路 1 号

(发行部电话: 010-68795350, 68471803)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武警部队印刷厂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220 千字

印张: 9.125

印数: 1-5000

版次: 2006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176-179-0/E·023

定价: 18.00 元

序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任何人、任何社会群体都离不开语言。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语言理论和语言应用都在发生着变化。一方面,国家信息化建设对语言理论研究和语言文字的规范化、标准化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信息时代的特点也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催生了纷繁复杂的语言变异现象。所谓“网络语言”的出现和蔓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作为特殊的军事社群,其信息化条件下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需要与之相适应的规范语言。比如,反映时代特征的标准化军语、精确表达的军用文书语言、符合条令要求的日常制式用语等等;同时,军事社群的语言运用,又具有一系列区别于其他社群语言运用的鲜明特点。苏鸣的《军事语言研究》把语言学和军事学结合在一起,比较系统地论述了军事语言现象的特点和规律,研究视角独特,研究课题新颖,研究方法科学,研究成果显著。这本书是继刘伶先生主编的《军事语言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6月出版)之后又一部军事语言研究的力作。

苏鸣的《军事语言研究》主线突出、视野开阔。涉及了语言学的诸多领域,又形成了自己严密的学科体系。他综合考察了汉语史与中国军事史两条线索的发展脉络,论及了语言现象与军事现象共变关系这一语言史学未曾深究的课题,具有开拓性、时代性。他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深入研究了军人语言运用的系列特点和基本规律;他运用辞章学、语体学和修辞学等原理,对军事书面语的特点和主要军事文体写作的语言问题作了比较详尽的分析;他根据词汇学、术语

学理论,对中国古代军语的沿革和当代军语的规范化、标准化问题提出了颇有见地的看法;他关于海峡两岸军语比较、建立武警军语标准体系、语音识别技术应用等课题的研究不但观点新颖,而且具有较强的实践意义。我长期从事汉语辞章学和修辞学研究。辞章学是研究辞章规律的学科,其研究对象包含了书面语和口语,这一学科与语体学、文体学、风格学、语法学、词汇学、语音学、逻辑学、心理学、信息学等都有密切的联系。我注意到,苏鸣收入《军事语言研究》的文章,以研究军事语言现象为主线,综合运用了上述诸多学科的原理,具有很强的融合性、理论性和实践性。其中有些内容对于辞章学的应用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我和苏鸣相识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当时,他还是解放军某军区干部文化学校一位刚出大学校门的年轻教员。记得他曾因教学和科研成果突出,被评为“全军部队优秀文化教员标兵”。苏鸣好学,虽然工作岗位几经变换,但始终坚持业余研究语言学。在闽工作期间,他曾被推选为中国文学语言研究会、华东修辞学会和福建省修辞学会的常务理事,时有语言学论文见诸刊物。苏鸣研究语言学的突出特点,就是紧密结合部队工作实际,力图在语言学和军事学的接缘上求突破、求发展。大约20年前,他就在《修辞学习》等语言学核心期刊上发表过一些研究军事语言的文章。这次他将多年研究军事语言的心得结集出版,我甚感欣慰。相信苏鸣在军事语言学这一独特的研究领域中将取得更大的成绩,也希望军事语言研究能为语言学、军事学的理论建设和实际应用做出更大的贡献。

郑颐寿

2006年6月8日

(序作者系著名辞章学家,博士生导师,先后任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全国文学语言研究会会长、中国修辞学会辞章学研究会会长等)

目 录

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 1
军事语言学的基本属性 / 9
军事语言学的内容体系 / 17
国外军事语言研究概况 / 23
我国军事语言研究概况 / 33
语言现象与军事现象的共变关系 / 46
汉语共同语形成和发展的军事历史背景 / 55
汉语方言演化的军事历史背景 / 64
熟语中的白旄黄钺 / 72
地名中的营垒屯堡 / 84
外来词中的烽火狼烟 / 95
汉字中的金戈铁马 / 98
中国古代军语概说 / 103
刘伯承元帅与我军军语建设 / 112
缩略军语结构分析 / 122

军语的亦称形式 / 129

海峡两岸军语差异比较 / 134

军事书面语体 / 145

军事法律语言 / 151

军队机关公文新旧格式主要差异 / 169

作战文书的语言问题 / 175

军人的制式口语及其社会文化成因 / 190

军人特殊的口语交际形式——队列口令 / 197

限用口语——军人非制式口语之一 / 208

移用口语——军人非制式口语之二 / 214

俗用口语——军人非制式口语之三 / 219

建立规范的武警军语体系 / 224

关于“突发事件”概念的语义学思考 / 232

武警官兵统称问题浅议 / 237

笔迹鉴定中的言语特征识别 / 242

语音识别技术及其军事应用 / 249

毛泽东论军事宣传的语境问题 / 256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我国解放区拉丁化
新文字运动 / 263

古代军事信息保密的语言手段 / 272

附录:军事语言研究论著要目 / 278

后记 / 282

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

军事语言学,顾名思义,就是研究军事语言的学科。我国军事语言学草创于20世纪80年代。20多年来,军事语言学的研究领域逐步拓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研究成果日渐丰硕。但是,关于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学科属性等基础性课题,学术界的认识至今未能统一,研究探讨也不够深入。这是军事语言学尚未形成科学体系、尚未成为一门成熟学科的重要制约因素。

一、关于军事语言研究对象的几种观点

把“军事语言”作为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学者们的认识基本一致。但是,究竟什么是“军事语言”,看法就有所不同了,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3种:

(一)军事言语共同体说

有的学者认为,“军事语言是军事社群的言语共同体”,“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一言以蔽之,就是研究军事言语共同体,它包括该言语共同体的形成、发展、变化,它的性质功能及其军事变异规律,它的各结构要素的特点等。”(刘伶:《军事语言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4页、21页)这里所说的“言语共同体”是社会语言学的一个术语。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某一社群使用的言语叫“言语共同体”,军事社群所使用的言语则称为“军事言语共同体”,它是全民语言

的支派,是民族共同语的变异。他们还认为,军事言语共同体并不是完全独立的,它没有自成体系的语法结构和基本词汇,但军事社群言语共同体无论在语法构造上还是在词汇方面,均有自己的特点,这是有别于其他社会方言的。

(二)军事语言类群变体说

有的学者认为,“军事语言是军事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翰承:《军事语言研究与军事语言学》,载《军队政工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把“言语共同体”和“语言变体”视为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是指根据言语划出的人群,后者则是指根据人群划出的言语。因此,他们不同意上述第一种观点,认为不能把军事语言解释为“军事社群的言语共同体”,而应当是这一言语共同体所使用的“语言类群变体”。同时,他们还强调要区分“社群”和“类群”两个概念,指出由居住地这一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称社群,由性别、年龄、职业、阶层等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通常称类群。军人的职业是属于类群范畴的,因此,军事言语共同体主要是根据类群变体划分出来的。

(三)军事语言现象说

有的学者认为,“军事语言研究是以军事领域的语言现象即军事语言为研究对象,运用语言学的原理和知识探索、总结军事语言的特点和规律,为军事语言的形成、使用及规范化提供语言学依据。”(周刚:《军事语言研究和回顾与前瞻》,载总参谋部政治部编写的《当代军事学科》,中国工人出版社1990年1月第1版)持这种观点的学者将“军事语言”等同于“军事领域的语言现象”,他们同时又认为,军事语言是全民共同语的一种变体,是军人思维的物质外壳和军事思想的表达形式,是对军事实践的理论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高度凝练或概括。

二、本文对军事语言学研究对象的认识

笔者认为,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军事语言”。但是,这里所说的“军事语言”有两个义项:其一,社会语言学意义上的“军事语言”,是指共同语在军事社群的运用中所产生的变体。换言之,“军事语言”就是共同语的军事变体。其二,普通语言学意义上的“军事语言”,是指“军事语言现象”,即与军事现象密切关联的语言现象,包括语言现象对军事活动的影响和军事现象对语言变异的影响等等。

上述“军事语言”的两个义项涉及到几个重要概念,本文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与上述几种观点有所不同。因此,需要作一些简要说明。

(一)关于军事社群

“军事社群”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是“军事社会群体”的简称。《辞海》对“社会群体”一词的解释是:人们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结合起来进行活动的共同体。其基本特征是:(1)有较稳定的群体结构和一定的行为规范;(2)成员间相互依赖、频繁互动;(3)有一定的目标和成员间的分工、协作;(4)群体成员有共同的归属感和认同感。(《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缩印本,第1477页)按照这一解释,“社群”这一概念显然不是“军事语言类群变体说”所认为的,“由居住地这一社会特征划出的人群”。因此,我们采用“军事社群”这一概念,而不采用“军事类群”这一概念。在我国,“军事社群”这一概念的外延大致等同于“武装集团”,包括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和民兵组织。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是为执行政治任务而建立的正规武装组织,是典型的军事社群。这一社群特殊的职能、规范的体制、严格的纪律、正规的管理、顽强的作风等等特点,明显地区区别于其他社群。正是由于这些因素的制约和影响,在共同语的使用上,军事社群也具有一

系列明显区别于其他社群的特点和规律。

（二）关于共同语的军事变体

所谓“共同语”，是指社会全体成员共同用来交际的语言，是社会打破地域隔阂、走向统一时出现的语言形式，对方言而言是一种高级形式。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所谓“共同语的变体”，通常是指社会成员使用共同语时由于不同地域、不同社群、不同语域等因素而形成的言语变异。一般认为，“共同语的变体”主要有两种：其一，共同语的地域变体，也称地域方言。汉语的各种方言就是汉语共同语的地域变体。其二，共同语的社会变体，也称社会方言。它是共同语随社会职业、阶层、团体、性别、年龄等社会范畴的不同而出现的各种变体。共同语的军事变体，就是共同语在军事社群运用中出现的变体。这一变体的产生和发展主要受制于军事社群的职能、体制、性质、宗旨、纪律以及军事社群成员之间的关系等因素。

（三）关于军事语言社群

所谓“语言社群”，又称“言语社群”，是指在一定时期使用同一语言或同一语言变体的社会群体。同一母语的民族共同体成员，通常就是一个语言社群。使用同一语言的不同民族成员也可成为族际语言社群。按地域方言或社会方言划分的语言社团称为次语言社群。因性别、年龄、阶层、种族差异形成的语言社会变体，是社会语言学划分语言社群的依据，基本等同于“军事言语共同体说”所指称的“言语共同体”。我们所说的“军事语言社群”，就是指使用同一语言社会变体的军事社群。

（四）关于军事语言现象

所谓“语言现象”，是指语言在发展、变异中所表现出的外部的形态和联系。语言现象和军事现象同属于社会现象，这

两种现象和其他社会现象一样,都不是孤立地存在和发展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影响。所谓“军事语言现象”,就是在军事现象和语言现象的交互作用下产生的,既包括了语言要素受军事活动的影响而产生的系列变异,也包括了语言现象对军事活动所产生的影响。

综上所述,军事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是共同语的军事社群变体以及其他军事语言现象。

三、研究军事语言的意义

研究军事语言的意义一方面在于军事语言在军事活动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在于军事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共同语社群变体,是语言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军事语言作为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发展水平的重要表征之一

具有系列的语言应用特征,是一个社群形成和完善的重要标志;具有科学、系统的专用术语,是一门学科确立和成熟的基本表现。军队作为一种特殊的社群,其语言应用的系列特征更具有标志意义;而一支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发展水平,也直接地反映于其专用术语是否形成科学、完善的体系。一支处于初创时期的军队,因其战略思想、战术水平尚不发达,不可能形成系列的战略、战术专用术语;尚未发育成熟的编制体制,同样将使初创的军队难以具有系列的、规范的建制用语;武器装备的发展水平更是如此,不成系列的简陋装备,其装备的名称也必然是不成体系的。军语之所以要适时调整:淘汰过时的,吸收新生的,约定俗成的,规范歧义的,就是因为军队的言语交际必须适应于不断发展的时代。难以想象,一支始终囿于陈旧军事概念的军队,能够安身立命于现代化军队之林;难以想象,一支始终使用故纸堆中陈旧术语的军队,能有鲜活的战略思想和先进的战术、技术水平。因此,研究军事语言,是军队正

规化和现代化建设的必然需求。

（二）军事语言作为军队指挥、管理的基本代码

信息化时代,军队的指挥和管理方式发生了深刻变革。信息技术在指挥和管理中得以广泛应用。当代信息理论认为,信息有三个层次的含义:一是语法信息,指信息的表现形式,包括文字、声音、图像和光电磁信号等;二是语义信息,指信息表现形式所包含的内容;三是语用信息,指信息所具有的价值。在这三层含义中,语法信息是最基本的;而语法信息中的自然语言信息又是最大量的。信息化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将自然语言转换成规范的形式语言,使其适应信息采集、变换、传输、存储、处理、显示、控制和利用等高新技术的需要。这个转换过程就是自然语言成品的数字化过程。完成这一过程的前提条件之一,就是要使自然语言成品规范化。语言现象中存在多义、近义、同义、歧义等情况,而对于自然语言符号的计算机识别和处理,需要作为识别和处理对象的自然语言成品应尽可能地排除同形异义和同义异形等现象。就拿指挥自动化中计算机自动检索这一环节来说,没有规范的军用主题词,就难以实现查全和查准的目的。同时,在信息化时代,自然语言仍然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交际工具。军用公文、军事法规等自然语言成品仍然是军队指挥和管理信息的重要载体;军人之间日常的信息交流也离不开自然语言这个工具。因此,没有规范的军事语言,不但将影响军队信息化建设的进程和自动化指挥、管理系统的高效运行,而且也会影响自然语言的军事应用效果。

（三）军事语言作为一种特殊的作战武器

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这一交际工具的作用是一切交际工具所无法完全取代的。交际是一个义域十分广泛的词语,《现代汉语词典》将其解释为“人与人之间的往来接触”。推而及之,我们也可以把“作战”视为人与人之间特殊的

交际。在这一交际过程中,固然兵戎相见是其基本形式,武器装备是其重要工具,但语言的作用同样不可忽视。作战动员需要语言,作战部署需要语言,情报侦察需要语言,组织指挥需要语言,通信联络需要语言,瓦解敌军需要语言,军事外交需要语言……在有的作战样式中,语言甚至可以成为主要的作战武器。比如,在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中,作战双方直接使用、赖以克敌制胜的主战武器就是语言。在营造了强大武力威慑的使用语言武器的环境(这实际上就是语言学中所指的“语境”)之后,作战双方通过语言要素的组合、调整和运用,形成各自需要的攻势效果。现在看来,古代兵家所云“不战而屈人之兵”并非“不战”,只不过战而无戈罢了。在汉语中,用于表称语言攻防形式和效果的成语俯拾皆是,如:唇枪舌剑、口蜜腹剑、义正辞严、危言耸听、反唇相讥、诟谇谣诼、笔诛墨伐、笔下有铁等等。在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当今时代,我们更有必要对军事语言这样一种特殊的作战武器进行深入的研究,把握它的运用规律、运用环境和运用方式,使“语言战术”理论更加丰富和成熟。

(四)军事语言作为军事社群的语体系列

任何一个社群都可能形成与该社群性质和特点相适应的语言运用特征。但是,这些语言运用特征是否典型,能否形成系列,还要取决于社群组织的聚散程度、社群运作过程(包括生活和工作)的向心力大小以及该社群社会封闭性的强弱。社会语言学的研究表明,组织松散、开放性较强的社群,其语言运用特征也往往是支离破碎、难成系统的。军事社群组织结构十分严谨,军事活动高度集中,团体意识相当强烈、生活环境相对封闭,这就使得其语言运用特点较之其他社群更为突出,而且能够形成系统。军语,就是共同语词汇在军事社群的长期运用中形成的一套特殊语汇。当这些语言运用的特点形成系统时,它们就不仅仅是军事社群的特征了,更重要的,

它们已经成为军事社群赖以存在和正常运作的必要条件。这时,军事社群的语言运用不但是约定俗成的,而且是统一规范的。我军《内务条令》对军人的称呼语、应答语和问候语等作出的一套制式规定、我军《军语》对军事用语所进行的统一和规范、我军《司令部条例》对作战文书语言要素和表述所作的规定等等,都是服从于军队职能和特点的一系列语言规范。这些规范都是建立在对军事社群语体特征和军事语言运用规律充分研究基础之上的。

军事语言学的基本属性

学科的基本属性主要决定于学科的研究对象。由于对军事语言学研究对象的共识尚未形成,因此,关于军事语言学学科属性的认识也存在一些分歧。本文拟对几种有代表性的观点作简要分析,并提出初步意见。

一、关于军事语言学属性的几种观点

综观军事语言学研究论著,关于这一学科基本属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语言学分支说

有的学者认为,“军事语言学”这一学科名称有两种结构:一是“军事/语言学”,二是“军事语言/学”。而后者才是正确的理解。“‘军事语言学’既不是以军事的方法研究军事语言,也不是军事学和语言学的交叉学科,而是把‘军事语言’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显然应理解为‘军事语言/学’”。“至于‘军事语言学’中的‘学’,那才是‘语言学’的意思,也就是说,这里的‘学’是‘语言学’之略,‘军事语言学’就是‘军事语言语言学’(‘生活语言学’、‘汉语言学’当然也就是‘生活语言语言学’、‘汉语言语言学’)。”(翰承:《军事语言研究与军事语言学》,载《军队政工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持这一观点的学者,把“学”视为“军事语言学”这一词语的中心语素(即语言学),把“军事语言”作为

“学”的限制语言素。显然,这一观点将军事语言学理解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二) 社会语言学分支说

有的学者认为,“军事语言学是社会语言学的的一个分支,它是社会语言学与军事学结合的产物,同时又和逻辑学、心理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军事语言学不是从军事学(逻辑学或心理学)的角度去研究军事社群的语言,而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集中来探讨语言功能与军事社群的关系;考察军事语言与军事生活的协变关系;阐述军事语言在军事社群环境中的运用模式与变异规则;说明军事语言的性质、结构特点及其运用规律。”(刘伶:《军事语言学》,国防大学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10至11页)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不是笼统地把“军事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分支学科,而是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考察“军事语言”,将“军事语言”视为一种特殊的社群言语共同体,采取社会语言学通用的社会调查和频率统计等方法,对军事语言学进行研究。他们把军事语言学视为社会语言学的分支。

(三) 社会方言学分支说

有的学者把军事语言看成是一种社会方言,主张用社会方言学的理论去分析它;不是把军事语言学直接与社会语言学挂钩,而是直接和社会方言学挂钩。“这种从社会语言学——社会方言学——军事语言学分级模式去看待军事语言学的观点似乎更为合理,因为在社会方言学里,各种语言研究方法都有大显身手的机会。”(翰承:《军事语言研究与军事语言学》,载《军队政工理论研究》1994年第3期)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不是简单地把军事语言学视为语言学的分支,而是更进一步地把军事语言学视为社会语言学的分支——社会方言学的下位分支。